

抱朴子外篇卷十六之十九

真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十七十八
十九同卷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
心揚雲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
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
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
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
已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
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
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

天手捉刀尺口為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
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躅耻與共世窮之
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
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庭翕然
諂笑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

真七

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
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
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
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
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為慨然助

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奔其餘
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
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徧徇
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
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為澁吝䟽拙以奴顏

婢睽

來去聲

者為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

末流遁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
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縷杖
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
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

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菽麥不辨
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
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人於
北波雖赫弄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拔海
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

真七

二

而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
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
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
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
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

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
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
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
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
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
心性子然隻跼失弃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
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
而交則白屋不降公直之貴若釣才而遊則
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

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

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
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
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
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
颺之蘭無黨之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

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
過其才處之者猶尠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
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
達不足貴芘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被斧
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蹙亦安能救我之碎

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
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
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
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
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
者必取乎直亮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
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
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
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
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

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
伯竒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
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
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
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
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
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
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
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
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

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
塿之上索鸞鳳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
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
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
志好之乖以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

真七

四

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
余滄稟訥駭加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
彈碁博弄官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
咸所不爲亦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
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

也加以挾直好吐忠盡藥石所集甘心者甚
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樗蒲節
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
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
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改之可不謂之闇
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
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
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
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
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

抱朴子答曰何其然哉夫長水者何必廢舟
揖忌傷者何必弃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尚矣
天地不交則不恭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恭
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
甚易終之寬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

真七

五

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切思三益太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
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
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
絃不能發詔夏之和音子色不能成袞龍之

瑋燁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
林之茂玄闡極天蓋田衆石之積南溟浩瀼
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羲和照
則曲影覺矣蘖括脩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
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
則必簡乎勝已所降結必料乎同志其處也
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
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
則有以相恤耻令譚肯專面地之篤不使王
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

易知勢利生去就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

漆之堅必是有忘素情之網歎或睚五懈切皆

責音而不_一忘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

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

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

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

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

敢問善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

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

許皮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

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
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
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
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
背憎不疾人之勝已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

真七

六

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
夫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
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終爲
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
悔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

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
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
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
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
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乘勢之口
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
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
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
爲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求訓也徒
當遠非類之黨慎諂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跪

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反之為非重諫而
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弃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真七

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驪裊

於皎切
駿馬也

能奮蘭筋以絕景而

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

不能踊雲霧以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

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旣然矣
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
脩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
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
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
檢括淮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脩農商免飢
寒周勃社稷之體也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
若以所短弃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
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匡世濟民之勲不著矣
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

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摘齒
則松櫓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
鷯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緝則
長劔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
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煦無所售而見師
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逸之才
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袞龍與素
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

真七

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
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鈞時移俗易
物同賈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
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
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人之良幹乃闇俗

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羸劣也弘
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
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
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
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
塵於白珪生瘡痛於玉肌訕疵雷同攻伐獨
立曾參蒙劫剽之垢巢許獲穿踰之謗自匪
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
川掇沉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
槃璞乎竒士扣角而見過況乃潛於臯藪乎

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刑之韓非願建治
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
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
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
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

真七

九

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
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
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
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
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

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緑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資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微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

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虧其質
以苟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
禮取見舉於侏儒嶧隄雲和不為不御而息
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
徑而剽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為滯貨柔木
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
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
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
素形神相忘外不飾
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
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
憂晝競羲和之末景

真七

十

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
不研然車迹不軻如震權右之國尺牘不經
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畝於
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
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

鼎俎發凌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
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
垓勳蔭當已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
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稅之下至
卑而不動者雖鴻鷗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
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迅
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
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
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
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頽歎眄

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
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稽
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一於九玄器不
陳於瑚簋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
音於龔耳俗之地鬻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
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
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
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沓
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
龍驥維繫則无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

用異於鉛刃鱣鮪不居牛迹火鵬不滯蒿林
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
獨潔覽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
以改素競驚颺於清晨不盤旋以詣夜收名
器於崇高嚮鍾鼎之慶祚栢成一介之夫採
薇何足多慕乎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
緬混芒眇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興亡纏
綿乎盈虛之會迅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
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匠流末者未若挺冶
元化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反本乎玄朴之外

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
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
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
束於滓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跨納行潦
而潘壹渤澥合百川而不盈鮪鰕踊悅於泥
潭赤螭凌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
死味虛淡者舍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
兆而弗惑闇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附攸
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
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

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
激耀倉庚俟煙煜而修鳴騶不荀馳以赴
險君子不詭過以毀名運屯則沉淪於勿用
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為不高女以
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俎之

百六七

十二

千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婆娑而陶鈞

父見逐於愚媼范生來辱於溺簣

苦怪如
籠也

弘

式匿竒於耕牧及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
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釋築而論道管子
脫珪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稽德以

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達
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
其動也則爲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
勲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爲可貴
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爲可用之才
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宜兔
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寬乘軺兼朱重紫
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
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
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鷄者

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
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
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地之間知
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化以索百十之售
多失干上骭聲毛我則未暇矣

真七

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九



